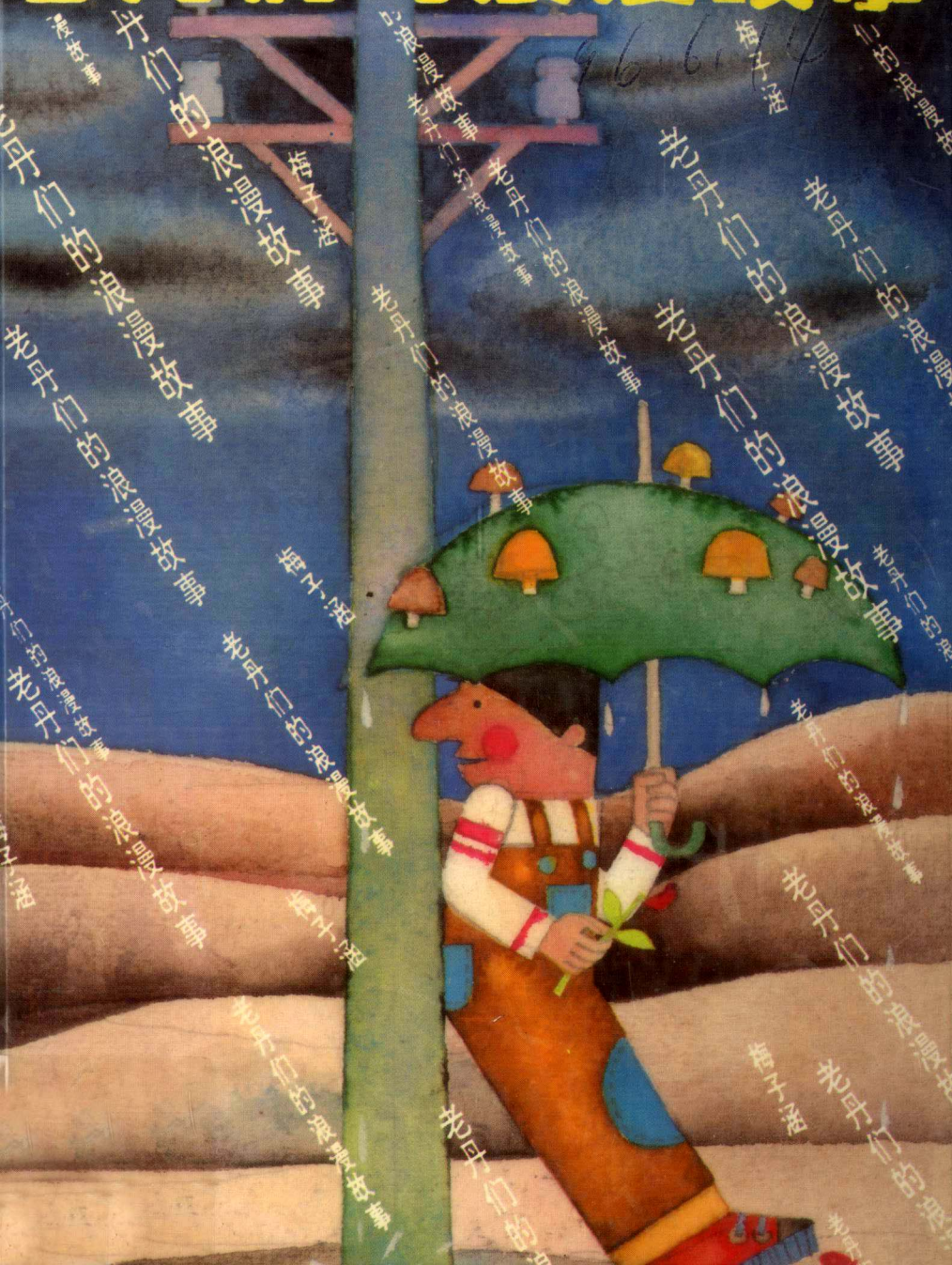


老丹們的浪漫故事



老丹们的浪漫故事



湖北少年
儿童出版社

(鄂)新登字04号

老丹们的浪漫故事

梅子涵 著

*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大32开本 6印张 5插页 110 000字

1992年9月第1版 199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 380

ISBN 7—5353—1066—4

I·154 定价：4.4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自序	(1)
----	-----

我的画廊	(4)
------	-----

小说创作艺术—随笔第一篇	(6)
--------------	-----

临行时	(10)
-----	------

小说创作艺术—随笔第二篇	(12)
--------------	------

附：永远的蝴蝶	(14)
---------	------

半张纸	(16)
-----	------

感谢太阳	(20)
------	------

小说创作艺术—随笔第三篇	(23)
--------------	------

滴嗒，滴嗒，下小雨了	(27)
------------	------

小说创作艺术—随笔第四篇	(33)
--------------	------

附：握手说再见	(38)
---------	------

雨飘着，头上脸上	(43)
----------	------

小路	(52)
----	------

写封信试试	(63)
-------	------

你的高地	(69)
------	------

小说创作艺术—随笔第五篇	(76)
--------------	------

蓝鸟 (81)

小说创作艺术—随笔第六篇 (88)

打枪的事 (93)

小说创作艺术—随笔第七篇 (99)

我们没有表 (103)

小说创作艺术—随笔第八篇 (110)

老丹行动 (113)

小说创作艺术—随笔第九篇 (121)

你的自我干杯 (127)

小说创作艺术—随笔第十篇 (134)

黑色的秋天 (139)

小说创作艺术—随笔第十一篇 (153)

双人茶座 (157)

小说创作艺术—随笔第十二篇 (164)

我们的浪漫故事和老郁 (167)

小说创作艺术—随笔第十三篇 (173)

咖啡馆纪事 (176)

小说创作艺术—随笔第十四篇 (185)

自序

这并不是——本纯粹的小说集，而是还包括着我在每篇小说发表后所写的小说创作艺术随笔。总收到文学少年的来信，问起小说的种种问题；在大学上小说课，学生所面对的是一个自己也写小说的老师，所以兴致勃勃询问的更是多。复信，或者当场回答他们，都不可能说很多，现在变成随笔，大概能弥补了些。事实上现在也是十分不完整的，而是多少有点像康·巴马斯托夫斯基《金蔷薇》的写法，这是因为作为一本和作品的合集，它难以如专著般的系统，而且我也不愿意在这样的一本书里，像通常小说作法的书一样，再去为读者增设一个总有点沉闷、总有点寂静的课堂，而是干脆轻松点，活跃点。我觉得这样好。我就是时常以这样的方式，这样的语气，在说说笑笑和幽默中，时而也稍稍严肃地和人“侃”。上我那客厅兼书房兼卧

室兼吃饭间听我这么“侃”的人往往不少，据说他们常有收获，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书是由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的，所选的篇目当然主要就是儿童小说了。但朋友们能够发现，我所写的儿童小说，和通常印象中的儿童小说不同，它们显然有点“违反”儿童的阅读习惯（我的目的正在于要改变和丰富他们），显然同时能供儿童之外的层次阅读，其中有的篇目若是刊载于成人文学刊物，那么准保它们又成为成人小说了，所以我的小说常被归入探索行列，我也几乎成了中国儿童小说探索派的头面人物。

我这样说的意思在于表明，它们模糊、临界的状态，使我有可能会通过它们，谈到小说的一般性写法，我的随笔并不是谈儿童小说的写法的。

本书选的小说篇目基本都是近两年的，故而至少对我自己而言，没有昨日黄花的感觉。其中不少篇目，受到评论界关注，屡被提及，评价不低。有的被收入过《全国优秀儿童小说选》、《全国优秀少年小说选》一类的集本。

尽管这样，要把它们合为一册集中出

版仍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所以我就必然要提到我的责任编辑王卉小姐和豁豁大度的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他们对于此书的接受是异乎寻常的果断！我知道他们一向反对在由他们出版的书中写入对于他们的赞美之辞，但让我借此机会只说一句谢谢想必还是可以的。

我的外祖母没有文化，但却以世间少有的爱心把我带大，所以每当我看到自己做出一件象样的事，感到愉快的时候，总要想到她。我的父亲有很高的文化，却历经苦难，他总是默默地读着我的作品，若有所思，若有所喜。我的弟弟从中学开始，只要看到登有自己哥哥作品的报纸目录，就总要把那张报纸带回来，并且设法买到那本杂志。

我的同学曹旭博士是一位出色的古典文学家，却一直注视着我的创作，以奔放的诗人热情、严谨的学者态度、珍贵的朋友真诚，畅谈感想，给以激励，时有启发。

想到这些，也记于此。

本书也是送给我的女儿梅思繁、外甥女谢凝、侄子梅率尔的一份礼物。

91.2.26下午于家中阳光之下

我的画廊

我对人说过我十六岁的时候去了农场。但我没对人说过我到了那儿灵魂很空寂的时候想干些什么。不错，我确实很缠绵地想过一个女孩子，但最后还是油然地惊悟到，我为什么不写写小说呢——我的一个被分配到二道沟插队的同学来信说他在写小说！于是我立即就写了起来。可是写好之后却发现，它们像我印象中的散文。可我还是一口气写了好几篇这种像散文的小说。

很明显，它们被老丹发现了。他看着我笑。还要给我抽烟。他一直是我的同班同学，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中学初一到初三，现在又睡在我的对铺。我讨厌他。我一直认为他会变成一个流氓。因为他抽烟。我说我不抽烟。我把他递过来的烟推了回去。我坚定地认为这么小的年纪就抽烟不会有好下场。老丹不变成流氓才怪。

老丹吸了一口吐了一口又吸了一口又吐了一口，然后就开始说话了。他说，你把它们贴到走道那儿的橱窗里让大家看看，我喊他们都来看，这样你名气才会响。他说就这样决定了，他去找那个叫二何的头商量商量。他没有问我是否同意就去找叫二何的头了。

老丹说，二何答应了。二何让人把橱窗里的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工人造反报全拿掉了，让我放我的小说。老丹说，走吧我帮你一块儿去贴。老丹学二何的话说，很好嘛，为革命写作是很好的嘛。

像散文的小说贴上去了。

我特别担心别人看了以后会说些什么，会不会说这尽是写的什么东西。可老丹跑来说，看的人好多。老丹又跑来说，看的人真不少。那一天正好是晴天，那一整天我的内心都好明亮好满足。一直到傍晚的时候我去找老丹，还看见橱窗前站了好几个人。太阳已经下山了。有一个就是我曾经缠绵地想过的女孩，她叫艾。他们都端着饭碗。老丹坐在不远的一根锯倒的木头上，他也端着饭碗。他边吃边庄重地朝橱窗那儿看一眼。他的整个身的轮廓都显得好庄重。我深深地抽了一口气问自己，我怎么会认为他肯定变成流氓的呢？当然，老丹的功课一直很糟糕，作文也很糟糕。

我摸了摸口袋里的海鸥牌香烟，这是我刚从桥对面的小商店买来的。我买了是想送给老丹的。这时月亮升了起来。我朝老丹喊道：“老丹！”可是老丹没听见。艾听见了。艾朝我看看，我又喊：“老丹！”老丹站起身朝我走来。我也朝他走去。我记得升起来的那个月亮很圆。我也记得那一天是11月3日。

第一篇

小说创作艺术——随笔

●我把这篇只有一千字左右的小说放在第一篇的位置，是因为它写的正是我初学写小说时的情景。

从那时到现在，我已整整写了二十年。二十年里我有着一次次的成功、一次次的赞誉、一次次的喜悦。但如果没有《我的画廊》里的那一次并不成功的开始，然后又在老丹的鼓动下，成功地把它们贴进了那种称作画廊的橱窗里，那么二十年来我便可能什么也不会有，没有小说，没有书，没有作家的称号……

所以我认为它有多么重要。

我总满怀深情地记着那时的所有情景，太阳的颜色，风的感觉，和一个窗户

里飘出来的可能是为我而唱的女儿的歌声。

我没能注意，自己究竟是何时懂得的，所谓的机会，其实都只是自己有兴趣和勇气去做一件事，把愿望和冲动变成行动，而不是等待，不是企盼，不是日日夜夜地想象，不是眼高手低。

作家不神秘，当作家当然也就并不是神秘的向往。

我早不在农场了，而是在大学里教着怎样写小说的课。据说我教得蛮不错，所以选修这门课的学生总很多。

可是他们告诉我说，这并不表明他们都有信心，事实上，他们当中的绝非少数，一直都疑虑，自己是不是真的能够写小说，所以考进大学文学系几年了，竟没有几个人真的去写过一篇自以为是小说或者自以为并不像小说的小说。

每当这时，我便想起来要对他们朗读一下《我的画廊》。

我当过五年播音员，所以每当我正式地朗读时，音色和普通话以及整个的感觉就总有点水平。我想起来，在农场，难怪当我走出播音室时，总有几个好看的女孩、当然有时也有男孩，要朝着我神秘或快乐地笑笑。

我说那个故事确实是我的故事。那个没有多少文化，只有初中学历的中学生正是现在站在你们面前的梅子涵老师。

课堂上是那么安静。

我说事情是不是很清楚，如果你想写小说，想当作家，那么你就应该去写，写出来后就去给别人看，就抄整洁了抄清楚了贴到教室的墙上贴到橱窗里，或者干脆不管三七二十一，写上地址贴了邮票投进信箱去投稿。这样你才可能会越写越好，就有可能在五年十年后成为作家。

事情难道不是这样吗？

那些出色的、伟大的、作家，几乎也都这样做过，否则托尔斯泰可能永远只是个有钱的地主，巴尔扎克则只是个永远没钱的平凡的胖子。

从这点上说，也就别去迷信通常的那种关于“天才”的说法和炫耀，倒是俄罗斯作家柯罗连科给一个青年人写信，答复他的询问时说得有道理：只有写才最牢靠，是天才也没有用，不是天才倒可能写出个天才来。

雪子从我的课堂上走出来了。喻雁、靳伟华、俞峥、许志伟、陆国雄、白扬、邵学新、杨嘉华……也都走了出来。其中雪子的作品如今已经打遍了小半个中国。她一直认为（我也总是记着），作为一个平平常常的女孩，她之所以能有今天的发展和未来的可能辉煌，是因为那个下午，她壮着胆子让我阅读了她的习作，写的一个孩子夏天夜晚在丝瓜棚下乘凉的感觉。我肯定了那份感觉那份文字。我很负责和热情地鼓励了她。

于是，就在那个下午以后的半年时间里，她公开发表了第一篇写得好美的作品。

他们都没有当作家的父母，没有所谓的遗传性血统，我也不愿意轻易地说他们有多少天份，但他们都成功了、或正在成功着。

我只感觉到那个下午的重要，和后来没完没了辛劳的写。我终会有更大的成功，梅老师相信，我更相信。

——雪子

而另一些同学则几乎都将信将疑地说过类似的话：我想写，但一直未曾写。不会写，却就写了起来。终于惊喜地读到了变成铅字的我自己的创作。先生说这怎么不是小说？

我想起来，雪子刚刚开始学写作时，她的那位班主任老师时时不屑一顾的神情和讥讽的语气，而别的那些同学，在此之前，无论是在年级里还是在班级里，也似乎都并不显眼，甚至默默无闻。

● 我当然也非常感激老丹和艾，是他们给了我最初的鼓动和赞赏。我一直记着他的热忱和她的目光。只是他们的真实名字不是叫老丹和艾。尤其是“老丹”，只是我小说里经常出现的一个人名。他总是非常好，属于正直的哥们那一类。我也没缠绵地想过“艾”，那完全是写小说的需要。是为了强化一种感觉所渲染的气氛。其实我并不欣赏十六七岁的男子汉就去缠绵，那不潇洒。难道你们没有读出来，那时的“我”，正是以写小说抑制和纠正了自己小小年纪的多情么？这就不多说了。

临 行 时

这是那一年的秋天。我当然没想到过自己会在哪一年的秋天去当农民。可我现在要去当农民了。天空还没有褪尽清晨的朦胧，太阳也还没有升起来。我看着那朦胧中的蓝色。我在想隔壁周琪哥哥的鸽子怎么还没有放出来。我要到乡下去了。我也不能再时常听到窗外水落管的滴雨声了。那掠然的鸽哨，那寂然的滴雨声，我的莫名的激动和怅然。

奶奶说吃早饭吧。我说我不想吃。奶奶说不吃等会儿在路上不饿吗？我说不吃我不会饿的。奶奶说不吃我怎么能放心呢，奶奶就又坐下来淌起眼泪了。我说好的我吃。我端过了奶奶下的细面，上面盖着两只荷包蛋。我说奶奶我不吃是因为现在不饿，等一下在路上饿了我会买了吃，我就先把两只荷包蛋吃了，再把面吃了。

我趴到窗口看小朴朴和陆子她们来了没有。我们这几个人当中只有我分了去乡下，她们都已经进工厂上班了。她们今天来送我，老丹请不出假不来了。我看见太阳已经升起来。今天的天气非常好。

我对坐在床上不知想些什么的妈妈，说，你帮我买一

本《欧阳海之歌》好吗，我想买一本《欧阳海之歌》，等我写信回来你们有了地址就寄给我。妈妈说好的收到你信就寄给你。

奶奶走进来说，莹呵，放在包里的咸蛋上车的时候不要压破了，没有菜吃就吃咸蛋。

这时小朴朴和陆子来了。我说，奶奶，妈妈，我走了。

小朴朴和陆子说她们来拎包。箱子已经运走了。

奶奶和妈妈跟在我后面，要下楼的时候我拦住她们说你们不要送。妈妈说奶奶不要送，她要送到楼下。我说奶奶不要送你也不要送。奶奶又淌起了眼泪。我对小朴朴和陆子说，我们走吧。

出了大门的时候我回过头往家里的窗口看看，奶奶和妈妈都趴在那儿。我对小朴朴和陆子说，我们走。

那一年我十七岁。我一点也不撒谎，其实走的时候我心里一点也不难受。周琪哥哥的鸽子一直到这时才放出来，从我头上飞过。

第二篇

小说创作艺术——随笔

● 《我的画廊》和《临行时》都是小小说，我主张先写小小说，作为一个以后想写长小说的人来说，它是很好的基础训练。苏联作家阿·托尔斯泰说过：小小说，这是训练作家最好的学校。好在哪里呢？当然主要是因为它短，没有复杂的结构和层次关系，（短篇小说也不复杂，小小说则更简单）所以就写作而言，当然就相对容易了。它可能是讲一个故事，但这故事必然不能像长小说那样纷繁转折，因而也就不存在苦思编织的艰难。它又可能是表达一个情绪一个感觉，由于这种情绪和感觉必须单纯，所以就不存在类似伍尔夫《墙上的斑点》那样的铺衍的难度。（伍尔夫是一位十